靜虛齋惜陰錄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五

吳興顧應

尚書

吳草廬著尚書纂言以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尚書者爲孔壁之舊其餘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皆後人僞作又曰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所傳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僞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今考前漢藝文志首載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顏師古云

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則孔書業巳載於藝文志矣論者咸謂孔書至東晉時始出然前漢書迺班固所著固漢人也安得謂晉時始出乎

周公東征鄭玄以爲避居東都孔安國以爲東征管蔡二說不同按鴟鴞之詩鄭氏箋云周公避居東都周公屬黨知周公之將攝政者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所謂罪人斯得者罪人周公之屬黨也孔氏之說本於金縢舊文則罪人指武庚與管蔡也蔡氏書傳乃謂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

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
者遲之之辭也朱子亦曰弗辟之說只從鄭說爲
是又曰三叔讒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
半語遽然與師與征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
不應不請而誅之予竊有說焉夫周公之攝政必
武王有遺命也成王尚幼故政令俱從周公出以
是管蔡有不利於孺子之言若周公自欲攝政而
屬黨知之豈有此理乎蔡氏所謂二年之後方知
流言之爲管蔡恐亦不通當時管蔡以武庚叛反
形已露誰不知之謂流言不知爲誰亦將謂叛者

不知爲誰乎周公既避居東都在朝諸臣何故並無一人興師問罪直待二年之後成王感風雷之變然後迎周公而討之不應養亂之久如此也向無風雷之變則武庚任其叛而不討乎且周公之誅管蔡討叛逆也匪爲流言也成王雖幼周公亦豈肯不請命而行之故太史公作周本紀曰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之與孔傳相同况金縢一篇伏生口授與孔壁古文皆同安得而盡非之吳草廬著尚書纂言一遵古說蓋亦有見也

詩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容齋洪氏曰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誤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及考呂氏讀詩記引朱子云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

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愚謂周南召南以其地而言耳周召二公分境而治陝以西周公治之故謂之周南陝以東召公治之故謂之召南今河南陝州召伯甘棠祠見在謂之南者以其皆在成周之南也然周公所治在王畿之内故其所歌詠者皆言王者之事此周南國之風也召公所治遠於王畿故其所歌詠者皆諸侯之事此召南國之風也况周南内亦有兎罝汝墳漢廣皆化行南國之事而二詩恐非周公之所分也

足矣又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又有司門司關以稽其貨之出入則凡所以治商賈者亦太密矣又如掌皮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圃人之類則又竭山林川澤之利而取之孟子謂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周公戒成王亦曰惟正之供恐不如是也至如泉府之設是以天子與民交易取息也王安石作青苗之法以害民豈不由是乎其他每事必設數官卜筮一事而有太卜卜師龜人菙人占人簭人巫祝一事而有大祝

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王畿之内地方千里而設官之多如此大夫士皆世其禄恐不足以給之也北宫錡問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則周禮在孟子之時已亡可見周之子孫亦不能守其法也朱子尊信周禮者亦曰周公立下此法亦不曾行得盡先儒或謂王莽時偽書愚以爲未必全偽也意者殘編斷簡流傳人間而後人附會之未必皆出於周公也今之好奇者建議欲以周禮取士以愚觀之縱使熟讀周禮一部亦何益於治哉右論周禮二

儀禮者古人行禮之節文也古禮之亡者多矣今所
存者惟高堂生所傳之十七篇耳元吳草廬三禮
考註以大戴禮所載公符明堂諸侯釁廟諸侯遷
廟小戴記奔喪投壺共六篇爲逸經及纂儀禮逸
經則不録明堂而取註疏中所引之語爲中霤禮
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共八篇名曰儀禮逸經
近時湛元明二禮經傳補逸經篇目又增天子昏
禮諸侯昏禮大夫昏禮天子喪禮諸侯喪禮大夫
喪禮郊特牲共十有五而以草廬所纂逸經諸篇
及戴記郊特牲明堂位月令三篇俱爲逸經傳愚

謂古禮之亡者多矣草廬所謂逸經蓋取其逸於二戴記中者又以月令鄭氏註引王居明堂禮孔氏疏云凡祭五祀於廟皆中霤禮文其禘于太廟亦因註疏中有日用丁亥一句皆古有此禮而亡之故謂之逸經若其禮文尚在即當時行禮之節文也又如奔喪投壺二篇其節文已備今皆以為傳安得復有所謂經乎月令出於呂氏春秋或以為周公所作蓋以王者順天地四時陰陽之氣以布令而言及四時王居明堂之處亦非解明堂之義也郊特牲雖論天子郊社之祭而廟祭蜡祭獻

享之義咸備及之天子之祭必有禮文若以郊特牲爲傳而別求郊特牲之經文則鑿矣 右論儀禮

禮記四十九篇乃漢九江太守戴聖所傳所謂小戴記者是也元儒吳草廬祖朱子之說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作三禮考註以奔喪投壺二篇爲逸經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分射義爲大射義鄉射義二篇又淸江劉原父所補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以大戴禮朝事一篇爲覲義以服問大傳間喪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增損更易爲服義喪義二篇並祭法祭統喪大記共十五篇爲

儀禮傳以曲禮以下諸篇混而爲一分爲盛德三篇入官一篇立孝一篇并内則少儀表記學記樂記共十篇總名之曰曲禮及爲禮記纂言則又以曲禮内則少儀王藻四篇通論大小儀文謂之通禮而以深衣附之月令王制專紀國家制度而以文王世子明堂位附之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專言喪禮而以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言喪之義祭法一篇專言祭禮而以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言祭之義其通論禮者以禮運禮器經解爲一類哀公問仲尼

不由於屠岸賈而全孤之說妄矣若如史記所云屠岸賈滅趙氏之族乃晉景公之三年也左傳成三年晉作六軍以趙括爲卿乃晉景公之十二年晉殺同括乃景公之十七年也趙同趙括已死於屠岸賈之手矣安得復有所謂趙括以爲卿而又殺之乎若以左傳失實則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乃春秋之經文也非傳也況史記晉世家所載亦與左傳相合兩世家俱出於司馬公一人而自相矛盾如此故予由古史以爲好事者立爲異說而太史公信之仁山金氏以爲各自一事而史記得

之傳聞誤以為一如各自一事則朔死而同括尚在趙氏之宗未滅安得謂之全孤乎此亦有不通者及考一統志山西忻州程嬰墓公孫杵臼墓見在是必有其人矣意者屠岸賈治弒君之罪止殺穿朔而不及同括嬰與杵臼保存者朔之子也後人重其義而表揚之過至於趙之得國亦皆二子存孤之力也故其墓至今存焉

春秋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左氏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攻盾以提彌明靈輙得免遂自亡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弒之盾未出山而

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歐陽公春秋論極論三傳之非謂孔子書盾弑即是盾矣若穿弑而書盾是舍首惡而加罪於疑似不明之人也此論固是但左傳必有據而云且盾爲晉之正卿穿乃盾昆季之子也其弑君也爲盾而弑也盾反而不正穿之罪又使穿迎黒臀而立之故董狐以弑責盾亦誅心之法耳後世如魏主髦討司馬昭而被弑

昭問於尚書僕射陳泰曰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昭又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昭乃不復言朱子綱目書司馬昭弑其主於南闕下盾之賢固非昭比然其迹適相類也又按孔子生非其時左傳蓋謂孔子追論之言史記直云孔子聞之亦非矣或者傳聞之言耳如晉靈公遣人弑趙盾一事左傳曰公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而假寐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義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羊傳則曰靈公

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一事而所載不同如此豈非傳聞之言乎故予以左傳載孔子之言出境乃免恐非孔子之言也

孔子修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

而止公羊穀梁傳俱同惟左傳於十五年十六年俱有經有傳又於十六年書孔子卒註疏謂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採魯史以續夫子之經左丘明隨而作傳或者是也十七年至二十七年無經而有傳蓋左丘明因魯史而作也杜預春秋左傳序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人皆以左丘明爲孔子弟子及考家語幷史記仲尼弟子傳俱不載唐開元二十七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爲其傳經亦非爲弟子也又按論語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朱子註引程子曰古之聞人也又曰先友鄧

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葢左丘姓而明名
傳春秋乃左氏耳鄭夾漈氏族略左氏姜姓齊公
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又云著春秋傳者即倚
相之後世爲楚左史官非左丘明明居左丘爲左
丘氏非左氏也愚謂左史楚之官名也倚相其姓
名也左氏受姓旣始於齊公族矣何以知其非左
氏耶且氏族略又有倚氏倚相氏皆云倚相之後
丘明若果爲倚相之後當以倚相爲姓矣又云論
語所載左丘明居左丘爲左丘氏及查以地爲氏
條又無左丘氏可考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之

太史也必有所據若非魯之太史何以知魯事之詳耶公羊高穀梁赤俱子夏弟子皆魯人則丘明亦魯人可知矣孔子於諸弟子皆稱其名如回也參也之類於丘明乃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玩其文義不似稱弟子者或者孔子之前别有一人同姓名者或雖傳春秋而未嘗及門亦未可知千載以前之事不可以巳意臆度之也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又五

吳興顧應祥

論三禮

周禮一書在漢武帝時始出缺冬官一篇河間獻王購以千金不得以考工記補之王莽時劉歆校理祕書始置博士其書始行於世後人咸謂冬官不亡雜於五官之中耳元儒吳草廬作三禮考註取五官中有關於邦土者補冬官之屬近時又有更定以爲全書者以愚觀之謂冬官雜於五官之中似矣然以己意取而補之亦未爲當按周官六卿

分職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未嘗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分也至周禮出而始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名竊恐周公設官之時亦未嘗以此名官也考之周禮本文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正與周官所云擾萬民相同今改爲司空而入以孟子父子有親數句非周禮之本文矣小司徒之職掌建邦國之教灋而

亦改爲小司空可乎古者治民以教化爲先司徒
治民之官也故掌邦教施教瀍于邦國都鄙使各
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
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塟五族爲黨使之相
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賔繼之
以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以鄉三
物教萬民而賔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以五禮防
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而教之和其
上下文義亦相聯屬豈可拆而分之乎古今之事
體不同其設官分職安知其不有意義存焉如御

史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皆掌王之命令者也故以屬之宗伯非後世執瀛之御史也又如庖人亨人之類皆供王之飲食燕饗者也而屬之冢宰環人大行人小行人本謂迎送賓客而屬之司寇蓋環人有環守防範之責而行人亦云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故屬之司寇其取義或在於此又安知宗伯雖掌祭祀賓客而迎送非其事乎况六官所職多有互相爲治者如司徒掌教而亦以入刑糾萬民冢宰則兼六卿之事而治之矣爲治者不法周官則已如法周官師其意而不泥其跡可也何必

移此就彼而補完其書乎 右論周禮一

劉歆謂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愚讀其書綜理周
密巨細畢舉無以加矣但恐不能如此均齊方正
天下之事簡則易從繁則難守不惟在下者難以
遵行而上之人亦不能自守其法矣况其中間多
有窒礙難行者如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内司
服縫人女酒女漿女醢女醯女鹽女冪皆統于冢
宰雖曰宫中府中同爲一體然男服事於外女服
事於内恐非所以别内外也冢宰之職統百官均
四海所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

式九兩已兼六卿而治之矣而王之飲食酒漿寺人女奚絲枲衣屨寳玩之類皆總理之不亦太煩瑣乎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玄註曰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則是三公之官常備與周官異矣既有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以主教又有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以治之五家爲鄰既有比長又有鄰長安保其不病民乎市廛之中設有司市

禮記曰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藝文志云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今考十五國風自周南召南之外餘皆東周以後之詩居多盛世列國所陳之詩反不見載竟不可曉又如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諸篇序皆以爲刺淫之詩而朱傳則以爲淫者所作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

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諸篇序各有所指而朱傳亦以為淫者所作夫詩也者將以播諸樂章以正風俗者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告顏淵為邦之問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刺淫之詩存之以示戒可也若以淫亂之辭播之管絃之間豈詩之為教乎史記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

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豈有淫婦之詞而能合韶武乎愚所以不得不致疑也又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註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然宣王以後未嘗無雅古註云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呂氏讀詩記云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愚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則采詩之官不設而詩亡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之言或在於是

古人誦詩讀書皆體驗於身心而可以致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可見古人之於詩皆體之於身心而不徒以誦說爲也漢儒雖駁而不純然其習詩皆有傳授可以施之於事觀韓詩外傳凡論一事必引詩爲斷蓋可見矣宋儒講解雖明而躬行或不逮漢至於今日之學詩者不過敷衍詞語以取科第而已詢其文義尚且茫然況望其體於身心施諸政事耶

春秋

春秋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庚戌新築人救孫桓子之事在孔子未生之前三十有九年安得仲尼聞之乎左氏所云予竊有疑焉

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之事史記趙世家與劉向新

序載之甚詳考之春秋左傳則不同焉左傳成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乃趙盾之弟莊姬乃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也成五年原屏放諸齊嬰日我在欒氏不作我亡二昆其憂哉註原同屏季嬰之兄也放趙嬰也嬰謂我在能令莊姬護趙氏我亡則趙氏危矣二昆原屏也成八年莊姬爲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作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育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武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觀此則同括之死

燕居孔子閒居爲一類坊記表記緇衣爲一類儒
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非諸篇可比以爲
終湛元明二禮經傳以少儀一篇改爲曲禮中列
於儀禮之前以冠義昏義鄉士相見義鄉飲酒義
射義燕義聘義鄉公食大夫義鄉覲義喪服小記
喪大記服問三年問間傳問喪喪服四制祭法祭
統祭義共一十九爲儀禮正傳以王制文王世子
内則緇衣王藻深衣坊記表記八篇爲曲禮雜傳
以檀弓上下雜記上下禮運禮器大傳曾子問八
篇爲儀禮雜傳以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經

解學記樂記儒行七篇爲二禮通傳以大戴公符諸侯釁廟遷廟儀禮逸經內王居明堂小戴郊特牲明堂位月令奔喪投壺共九篇爲儀禮逸經傳愚謂禮記一書乃古人議論禮之書中間多有泛論者孟子書之類也如冠義昏義等篇以之爲傳可也其餘泛論者豈可一一分裂而屬之乎況劉原父所補二義不過摘取曲禮玉藻中數語而朝事一篇亦不可移而爲覲義也草廬深病前人以十翼亂易經以詩書序分置每篇之首而又自蹈其非割裂補輳成書何耶又按考註與纂言同出

於草廬而彼此分類不同楊文貞序謂其晚年欲復加考訂不及而歿理或然也元明既病草廬雜采諸篇之文補竄成書不當以曲禮竄入他篇不當以學記樂記精微之論爲曲禮而却以己意分儀禮正傳曲禮雜傳儀禮雜傳二禮通傳而學記樂記亦在通傳之中夫既不可爲曲禮又可以爲通傳乎況草廬纂言亦未嘗以樂記爲曲禮也愚所謂二書分類不同者正謂此也意者元明但看考註而未曾看纂言故耶 右論禮記

湛元明二禮通議曰三禮者何曰非也何非也禮二

故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其周禮者何曰由曲禮中出者也治天下之法也其綱具於曲禮六官矣周禮其目也愚謂此言非也夫世之所謂三禮者周禮也儀禮也禮記也以其書而言也非謂禮有三也禮一而已以其宏綱大紀而言則謂之經禮以其條理曲折而言則謂之曲禮元明既以經禮曲禮為二及其為書則以曲禮儀禮為二又以曲禮置儀禮之前而又以周禮由曲禮中出曲禮為綱周禮為目是以曲禮為經禮矣豈聖人所謂曲禮三千之意乎夫所謂曲禮者以其委曲

詳細而言也君臣父子上下相接之道咸具焉學者所當體之於身者也儀禮也者古人行禮之節文也周禮也者治天下之制度也豈可謂由曲禮中出乎曲禮有上下篇者不過以其簡帙重大而分之耳故檀弓有上下雜記有上下亦猶易之上下經也豈可妄意其有上中下三篇而以少儀補之乎少儀之少古註以爲詩照切盖少小之義謂其與曲禮一類則可改爲曲禮中則不可也右論二禮

湛元明儀禮議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傳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愚

謂此言非也夫十翼爲解易而作三傳爲解春秋而作禮記也者集古人之議論也豈爲解儀禮而作乎古人之論禮或有論者或有不曾論者或有泛論者冠昏喪祭人所常行者故論者多而士相見公食大夫之類或未嘗有論也豈可盡謂儀禮有此一篇即有此一篇義而強補之乎元明既以禮記爲解儀禮而作然曲禮本禮記之文也又取而列儀禮之前復取禮記中諸篇以爲曲禮雜傳二禮通傳是又自背其說矣假如中庸大學亦禮記中之篇也向非程朱表而出之亦將曰此儀禮

之傳乎吳草廬三禮考註作曲禮八篇元明病其分竄至作禮記纂言止以冠義等六篇爲儀禮傳而其餘三十六篇各以其類相從此論亦是但不當增損更易其文耳元明蓋未嘗看纂言也右論二禮

經傳

司馬遷史記樂書全載禮記中樂記一篇於子貢問樂之後又多一段及衛靈公與師曠論學之事竊意史記作於小戴之前豈得援引禮記之文及考前漢藝文云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

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篇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顏師古云竇公年一百八十歲自幼失明善鼓琴導引無所服餌觀此則武帝時已有樂記矣惜乎所傳者乃毛生等所作而竇公所獻之樂章無傳也又按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在別錄者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

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賓公第二十三入禮記止十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禮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賓牟賈曰師乙曰魏文侯然則今之所謂樂記者乃十一篇合而爲一耳故其篇次與史記所載間有錯亂故也以愚觀之樂記當自爲一書吳草廬纂言與學記自爲一類似爲得之湛元明以爲二禮通傳謬之甚矣右論樂記

諸子

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

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是言造化盈虛消息禍福倚伏之理即賀者在門弔者在閭同意微明者幾微之先也蓋天地之化盛極必衰張者歙之漸也強者弱之漸也興者廢之漸也與者奪之漸也君子能炳於幾先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庶幾免於傾覆之患矣程子以老子雜權詐恐非老子之本心也老子之所謂與奪者天與奪之也非謂欲取人之物而故與之也觀其文勢自見矣

宋儒謂申韓之學出於老子蓋本於遷史之言按史

記列傳曰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於刑名論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儒遂以老子之學專尚權術故流而爲申韓愚謂老子之道以清净無爲爲本豈好刑名者哉申韓之主刑名者乃其自好之也非老子之流弊也何以知之老子道德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又曰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

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兵與刑皆老子所不道者也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黄老言厚幣請之蓋公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及召入代蕭何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有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吾是以先之觀此則蓋公曹參俱不尚刑名者豈老子之流弊獨傳於申韓而不傳於蓋公曹參耶

韓子送浮屠文暢序云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有墨名而儒行者盖指浮屠氏爲墨也以予觀之墨子戰國時人佛法漢明帝時始入中國當時未有佛也况墨之教與佛本不相同班固西漢藝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觀此則墨之道雖尚儉約而未嘗棄人倫忘斯世也故孟子

曰磨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若夫浮屠氏之教棄其父毋妻子而入山脩道是無人倫而與世道絕矣豈可與墨氏同日語哉及觀韓子原道篇又曰火于秦黃老于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則又以墨與佛爲二矣觀此則韓子亦無定見矣論釋

氏非墨

韓子論墨篇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不兼愛哉孔子

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
歟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
明鬼歟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
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歟余以爲辯生於末
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孔墨不相爲用不足爲孔
墨愚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乃墨子書
篇目藝文志以爲此其所長非儒者以是譏墨也
況孔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差等
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若墨子之愛無

差等墨子之道雖與吾儒爲異至於堯舜桀紂之善惡豈有不同是非之理孟子闢之正謂其毫厘之差謬以千里習其學者必至於無父故耳且韓子旣以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而又謂孔墨必相爲用如是則孟子不必闢矣吾不知韓子是何見而云也（論儒墨不同）

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

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長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說符篇又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

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一事而前後問荅之詞不同又莊子達生篇亦載其事蓋寓言忠信之可以感人也豈真有此事耶楊慈湖引之

以論學蓋慈湖之學專主於心之精神是爲聖一語人心自正自靈明自能應物只一忠信則入水不濡入火不燋耳湛元明作楊子折衷闢之而欲請試之則又認爲真矣

静虚齋惜陰録卷之五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六

吳興顧應祥

字學

沈約作韻譜人咸謂四聲起於沈約予以爲不然漢許愼說文已有平上去入之分矣意者四聲自古有之約始發明之耳又謂韻起於江左多吳音亦未然且如回栂灰等字與臺同韻此江右之音非吳音也毛詩所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朱傳以懷字爲胡隈切以協上三句之音安知作詩者不以嵬隤罍協懷字乎況韻書

亦以嵬隤罍與臺來同韻則亦可協懷字矣蓋古人作詩隨其音之相協而無所謂韻也至韻譜出而始拘於韻唐以詩賦取士故分韻益嚴所謂禮部韻者是也落韻者遂不取厥後劉辰翁韻會陰復春韻府則少併之矣今人作詞曲亦止取其音之協而不拘于韻惟作詩則依韻而不敢失是亦因襲之故也韻譜中多有不可曉者如東冬清青有何分別而分爲兩韻元字言字與門根坤有何相協而共爲一韻及見宋鮑照東武吟以喧言恩源垣奔温存輪門孫軒魂同押則沈約之前已

有此押矣又如兄字本當與東字同韻而入庚字內人亦以爲吳音之訛殊不知說文兄字下作呼榮切與榮字同入庚韻亦非約之訛也予以爲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之用韻者宜遵時王之制以洪武正韻爲準可也

六書之名鄭玄註周禮曰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班固前漢藝文志則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氏說文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孔穎達周禮疏顏師古漢書注雖少變其文而大畧皆主許氏之說鄭漁仲六書畧則又發明正生側生變生兼生續生託生反生之義殆盡後儒以老字從七考字從丂各自成文非反此作彼而謂許氏說文轉注之非趙古則六書本義轉注論則曰展轉其聲而註釋爲他字之用者也近時楊用修作轉注古音畧則又專以秦漢以前協音爲轉注比吳才老

韻補加詳耳予嘗思之上古之時結繩爲治未有字也及人文漸開於是乎有聖人者出造字以識之凡天地萬物有形可見者則畫其形以成字謂之象形人生日用之間凡事之當行者則肖其事之狀以爲字謂之指事無形可象無事可指則取其意而造成一字謂之會意因其物形與事之相近而以一字爲形一字爲聲則謂之諧聲形與事創字之始也會意諧聲則先有字而後造者也本無其字而可借用者或因其形或因其事或因其意或因其聲皆可借而用之故謂之假借惟轉注

之說古今所論不同予尚不能釋然若依古則之說豈不明白簡易但說文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與漁仲所謂建類主義建類主聲互體別聲互體別義恐亦有據而云若止是展轉其聲恐非造字一體矣用修又謂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予考周禮鄭玄註孔穎達疏並無此一言不知用修何自而云況許氏說文亦止謂建類一首而未嘗謂反此作彼也予又有說焉昔者聖人造字本不多也後世逐漸加增之非盡皆聖人所制武后

女主尚作一十六字今民間雜字不入韻者尚多若四五百年之後字益繁矣不特是也今山東兖州府費縣有毛陽鎮巡檢司毛字乃毛字出頭讀若沙亦韻書所不載者欲一一以六書求之不亦鑿乎

楊用修轉注古音畧云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音某者二遯卦音㦸否卦音舉止之止是也杜預注左傳亦止二音僖七年泥音甯成二年殷音近烟又謂中國元無音切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始有四聲反切許叔重元

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偏旁予謂音切起於梵僧固矣然亦不可無者假如難字不識則以易字音之無字可音必反切而知之有字可音而亦用反切者反切以上一字為音下一字為聲一反而得其聲之正矣故反切乃讀書之不可廢者若不用反切而止認偏旁則杕杜之杕人將以大字呼之矣烏乎可乎

王守谿震澤長語云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

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智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此本諸鄭夾漈之論也夾漈之論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窮之音華人若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

之字又曰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予謂二公之論恐未然也夫字何爲而作也爲治天下而作也中國之人有君臣上下之相接有禮樂刑政之相維其字不得不多彼外夷之人簡節疎目雖各有夷字而亦不多不但梵人也田回字與西南化外諸夷之字皆然無聲名文物故也况釋氏元以不立文字爲教乎然其所作韻圖亦爲

字而設也彼所謂大藏經者有五千四百六十卷
鳩摩羅什輩譯出其間奇字極多故作此反切以
釋之其字亦吾中國所無者亦西域僧所撰者也
楊用修最好奇字每作文作詩必祚佛經中數字
人皆不識又梵字雖少而横斜曲直微異則另成
一字耳
夾漈鄭漁仲謂七音韻略出自西域應琴七絃縱横
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其精微不比韻
書但平上去入而巳又曰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
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

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雖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音之文予謂不然蓋四夷之字盤曲如蛇蚓之狀故欲二合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下而合之欲三合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中一字之下而合之皆可成字若吾中國之字本之六書一字自有一體取其半而合之則不成字矣又以琴譜爲合字則又非也夫彈琴以手取音右手四指一有擘托抹挑勾剔打摘八法左手按徽有大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吟猱綽注之殊若施之於字則不勝其繁矣故省其字畫而描寫其狀如以左大指

撥凡徵而勾四絃則曰㕬以左無名指撥十徽而
挑六絃則曰茈凡以記其指法耳非以此爲字亦
非取數音之文然亦但可以施之於琴而不可以
施之於瑟者也又謂華人不善音梵僧呪雨則雨
應呪龍則龍見頃刻之閒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
聲而無驗者音聲之道未至也予謂此幻術也中
國之人亦有以符呪召雷雨者但中國幻少而西
僧幻多中國陽明之地故幻少外夷陰幽之地故
幻多
魏子才六書精蘊考究古人作字之義可謂精矣然

古今異宜大篆變而爲小篆小篆變而爲隸隸又變而爲楷亦時勢使然蓋有不得不變者非李斯程邈諸人之罪也古人之事簡後世之事日繁若一一模倣古字則不勝其繁矣止可以今之楷字正其書法耳今天下詐僞日多如一字則以壹之壹代之二字則以副貳之貳代之若以一二三三二一等字一槩復古則官府之行移何以防奸又如封字說文作尌古作峑籀文作牡六書本義亦同蓋古作峑從屮省加土籀文作牡者屮爲聲而加土皆諧聲也小篆加寸於旁寸字有法度之

意六書精藴乃曰籒文從土㞷聲古義已失小篆作對復加以寸失彌甚矣又曰从丵从㞷乃聚土而隆之以正疆域夫丵者又也既不可加寸亦不可加又矣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今之作字者如用小篆則當倣古如用楷則當從洪武正韻可也何必是古而非今乎

佛字從人弗聲見不審也輙勿切與拂同音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佛其首恐其啄害人故屈其首也又借爲輔佛之佛詩曰佛時仔肩佛與弼同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亦以拂爲弼蓋輔弼之臣必

不能順其欲故也厥後釋氏之所謂佛盖譯其梵音而借用之耳後人不察反以佛字為符勿切以為正音非也豈有佛未入中國而豫制一字以待之乎劉辰翁韻會又引列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以證之殊不考列子無是言也按列子仲尼篇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而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

丘弗知商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其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商大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扎列子此言蓋寓言也所謂西方之人者亦化人之類當是時西域未通中國豈指今之所謂佛乎况列子謂孔子之言並未嘗云佛也不知劉辰翁因何於韻會佛字下引此一句而慈湖王幼學綱目集覽亦因之竟不可曉故特考而正之

數學

九數之術其大要不過一開闔而已開者除也闔者乘也乘以併之除以分之或先乘而後除或先除而後乘雖千變萬化之不同其實皆乘除也古之爲數者九九者數之用也用之以貿易則爲粟米用之以分別差等及較量遠近之費則爲衰分爲均輸因末以知其本因零以知其總則爲盈朒隱見彼此互考而知之則爲方程以形求積則爲方田爲商功方田平積也商功立積也以積求形則爲少廣爲勾股以形求積雖有長短廣狹偏正之

不同然截長補短不過以乘除得之惟以積求形則先得其積以求其長短廣狹之形狀故乘除不能盡其術而以商除之商除云者商度其或多或寡以爲法而除之也而其形之長短廣狹橫斜曲直又不能以皆方也故又立帶從減從廉法從廉正隅負隅等法以求之故其爲術也葢玄非心細而靜者不能造其極也若造其極則天地之高深日月之運行如指諸掌矣儒者罕通此術遂以九九小伎目之謬矣右通論九章筭法

九數之中惟勾股一術最爲玄妙用以測高深望遠

近尤儒者所當知者其法以橫曰勾直曰股斜曰弦勾股相減其差曰較又謂之勾股較相併曰和又謂之勾股和勾弦相減曰勾弦較相併曰勾弦和股弦相減曰股弦較相併曰股弦和弦與勾股之差相減曰弦較較相併曰弦較和弦與勾股併相減曰弦和較相併曰弦和和勾股各自乘相併爲弦實平方開之得弦勾弦各自乘相減餘爲股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各自乘相減餘爲勾實平方開之得勾倍弦實減勾股和自乘開其餘得勾股較減勾股較自乘開其餘即勾股和以勾弦和

除股實得勾弦較勾弦較除股實即勾弦和以股弦和除勾實得股弦較股弦較除勾實即股弦和勾股和自乘減弦實弦較較除之得弦較和弦較和除之得弦較較勾股較自乘以減弦實弦和和除之得弦和較弦和較除之得弦和和勾股相乘為實併勾股為法實如法而一勾股之容方也勾乘股倍之為實勾股求弦併之為法實如法而一勾股容圓之徑也容圓之徑即弦和較也若夫變化之術則在乎人焉耳右論勾股法

勾股求容方其法雖取則於整方而寔與整方不同

整方者譬如勾五股五則方積二十有五斜分爲二以求其斜中所容之方則以勾股和十爲法除之其容方之徑恰得方徑之半容方之積恰得方積四分之一若勾股求容方則勾短而股長以勾乘股乃一長方積以勾除之是以廣而求縱也以股除之是以縱而求廣也以勾股和爲法以求容方徑是廣斜相併爲股以求勾也長方積內原無一勾之數於是截其橫一邊以補之而所得容方之徑大率在半勾已上而容方之積則隨其勾股之長短以爲多寡不可以四分之一例之矣然長

方積乃兩勾股相並一正一倒以一勾股求容方
積與虛勾股所容直方積則隨其長短濶狹而未
嘗不同也若勾股容圓則又與勾股容方不同圓
之形體依弦而爲大小而其徑與弦和較同數故
立法以勾股相乘倍之爲實以弦和和爲法除之
勾股較自乘以減弦實弦和和除之亦通夫勾股
求容方容圖乃測望之所用者故特著之右論勾股求容

方圓

弧矢者割圓之法也割平圓之旁狀若弧矢故云其
背曲曰弧背其弦直曰弧弦其中衡曰矢而皆取

法乎徑徑也者平圓中心之徑也背有曲直弦有脩短係于圓之大小圓大則徑長圓小則徑短非徑無以定之故曰取則乎徑而其法不出乎勾股開方之術以矢求弦則以半徑為弦半徑減矢為股股弦各自乘相減餘為實平方開之得勾勾即半截弦也○以弦求矢亦以半徑為弦半截弦為勾勾弦各自乘相減餘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乃半徑減矢之餘也以減半徑即矢或以矢減全徑為勾股和以矢為勾股較乘之亦得勾界即半截弦界也○矢自乘圓徑除之得半背弦差倍以加

弦即弧背以半背弦差除矢冪亦得圓徑〇半截弦自乘爲實以矢除之得矢徑差加矢即圓徑〇以矢加弦以矢乘而半之即所截之積也倍截積以矢除之減矢即弦倍截積以弦爲從方開之即矢〇惟弧背與徑求矢截積與徑求矢開方不能盡用三乘方法開之弧背求矢以半弧背冪與徑冪相乘爲實徑乘徑冪爲從方徑冪爲上廉全背與徑相乘爲下廉約出矢乘上廉以減從方以矢自乘以減下廉又以約出矢乘減餘下廉併減餘從方爲法除實得矢冪爲以矢乘上廉減從方也

蓋從方徑與徑丼相乘其中多一矢乘徑丼之數故減之曷爲又以矢自乘以減下廉也下廉徑背相乘其中多一矢自乘之數故亦減之減之則法與實相合矣○以截積求矢則倍積自乘爲正實四因積爲從上廉四因圓徑爲從下廉五爲負隅約矢以隅因之以減從下廉又以矢一度乘上廉兩度乘下廉併而爲法以除正實得矢矢減下廉者何也矢本減徑而得故減徑以求之五爲負隅者何也凡以方爲圓須一寸得虛隅二分五厘四其虛隅與四其矢合而爲五也四其廉者何也倍

積則乘出之數爲積者四故亦四其廉以就之弦

法以就實也○若以截弦與截餘外周求矢則以

弦冪半弦冪相乘四而三之爲實併弦及餘周爲

益方半弦乘弦加弦冪爲從上廉併廉及餘周爲

下廉以約出矢乘上廉又以矢自乘再乘爲隅法

併上廉以減益方矢自乘以乘下廉併減餘從方

爲法除實得矢右論弧矢筭

按弧矢筭乃曆家求黃赤道纏度所必用者古今

筭法所載絶少錢唐吳信民九章筭法止載一條

四元玉鑑雖有數條而不言其法沈存中夢溪筆

談有割圓之法自謂造微然止於徑矢求弦而於弧背求矢截積求矢諸法俱未備予故特詳著一書而復序其大槩如此此數學中之極玄者也世之習筭者咸以方五斜七圍三徑一爲準殊不知方五則斜七有竒徑一則圍三有竒古人立法有勾三股四弦五之論而不能使方斜爲一定之法有割圓矢弦之論而不能使方圓爲一定之法試以勾股法求之勾股各自乘併爲弦實平方開之此施於長直方則可若一整方勾五股五各自乘併得五十平方開之得七而又多一筭矣又如割

圓之法求矢求弦是矣至求弧背則恐未盡也何以知之試以平圓徑十寸例之中心剖開矢濶五寸自乘得二十五寸以徑除之得二寸五分爲半弧弦差倍之得五寸以加弦得一十五寸與圜三徑一之論正合然徑一則圜三有竒竒數不能盡矣以是知弧背之説猶未盡也不特是也凡平圓一十二立圓三十六皆不過取其大較耳或曰冢率徑七則圜二十二徽率徑五十則圜一百五十七何不取二術酌之以立一定之法曰二術以圓爲方以方爲圓非不可以之還原則與原數不合

數多則散漫難收故曆家止用徑一圍三亦勢之不得已也曰曆家以徑一圍三立法則其數亦未精然郭守敬授時曆法至今行之無弊何也曰曆家以萬分爲一度秒以下皆不錄縱有小差不出於一度之中況黃赤道弧背度乃測驗而得止以徑一圍三定其平差立差耳雖然安保其久而不差也竊常思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方圓天地也方象法地故靜而有質可以象數求之圓象法天動而無質故不可以象數求之方體本靜而中斜者乃動而生陽者也圓體本動而中心之徑乃靜

而根陰者也天外陽而內陰地外陰而內陽陰陽交錯而萬物化生其機正在於奇零不齊之處上智不能測巧曆不能盡者也向使天地之道俱可以限量求之則化機有盡而不能生萬物矣（右論方圓）

曆筭

天未嘗有度也以日之行爲度天本無體也以星辰之附麗處爲體天不見其旋轉也以星辰之東升西沒而知天之左旋也日在天體之內其行常不及天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始與天合治曆者遂以爲周天之度也天體斜倚於北而二十

八宿諸星旋轉無停機惟紫微垣中一星旋轉尤
密以管窺之不出乎一度之內是謂北極曆家謂
之紐星論語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北極
正對隱於地下而不可見者為南極南北二極為
天體之管轄如車軸然而諸星旋轉於外二極適
中之半分為一道如腰帶然以分二十八宿廣狹
之度是謂赤道日之行則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
半出於赤道之外半入於赤道之內月又在日之
內而横斜不同其行有九道曰外朱道內朱道外
黑道內黑道外青道內青道外白道內白道而皆

穿於黃道故謂之九道其八道因四時之行在日躔之南北東西内外而名總而名之則曰白道而已白道者月行之道也天之所以分晝夜寒暑者皆係乎日也日出則明而爲晝日入則暗而爲夜冬至日行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遠辰出申入故晝短夜長而時爲寒夏至日行入赤道内二十四度去北極近寅出戌入故晝長夜短而時爲暑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交上至天頂下至地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有奇卯出酉入故晝夜均而時寒熱適中夫日在南而反寒日在北而反暑

何也在南則去人遠日平照而陽不能勝陰在北則日在人上陽氣盛而陰氣衰故也春夏秋冬與萬物之榮悴開落皆係乎日故以日與天會爲一歲歲之有月者以月而得名也故以月定之月與日會則謂之朔月與日對則謂之望月借日之光以爲光日月相並則光在上而人不可見日月相離則光漸出故三日而光始出望則日月相對而光滿矣月以二十七日有奇而行一周天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一歲有二十四氣每月有節氣中氣該三十日〇四千三百六十八分七十五秒

而月與日會之度不及九千〇六十二分八十二秒以十二月計之得一十日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積滿一月之數則加一閏月以補之月雖閏而春夏秋冬二十四氣則一定而不可移也

右論天與日月相度

古之言天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術無傳周髀盖天之術也髀者股也用勾股之法以測天之高遠日之行度故謂之周髀其法謂天似盖笠地如覆槃中高而外下日之行道有七衡六間內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每一間相去

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次二衡徑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六里二百步三衡徑三十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步四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五衡徑三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二百步六衡徑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三里一百步七衡徑四十七萬六十里北辰居天之正中二十八宿環列於外如磨之轉内一衡去極一十一萬九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除之每度該一千九百五十四里二百四十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

十三外七衡去極二十三萬八千里周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里以周天度除之每度該三千九百〇九里一百九十五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四百五內衡之外外衡之內四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〇七萬一千里是爲黃道二十八宿日月躔度俱係于此日夏至從內衡以至外衡冬至從外衡以至內衡出入黃道或表或裏以與月交日不入地惟旋轉乎四極亦無出沒其行漸遠人不見其光遂以爲沒人所謂東南西北原無定向各以日出爲東日中爲南日入爲西日沒爲北北

辰之下自春分至秋分六箇月常見日秋分至春分六箇月常不見日見日爲晝不見日爲夜所謂一歲者即北辰下之一晝夜也大率有類乎佛經四天下之說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夫外衡之周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里衡之外又不知其若干里則又不止於四天下而已且日高十萬里而外衡之徑四十七萬六千里是天之高不如廣之多予切有未解也故蔡邕謂其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或者以此右論周髀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使竪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此言妄也豈有人而能超越四海以步之乎

周髀以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謂之經月經月者乃月與日會之數也以二百三十五爲章月章月者十九年爲一章每年十二月加七閏月之數又以十九年除之得每日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加日行一度爲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予觀之不必加也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母通之加分子又以

九百四十分互乘之得一百三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爲實以經月二十九分毋通之加分子又以四互乘之得一十一萬一千〇三十六爲法除之得十二度餘實四萬〇九百〇八法實皆五千八百四十四約之得十九分度之七若欲以月一日行度求月與日會之數則以周天分毋乘其全加分子又以十九互乘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實月行分毋乘其全加分子又以四互乘之得九百四十爲法除之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正相合古無歲差一歲之度即天

度也何必加一度乎渾天以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則日行十二度有奇爲月之平行度平行度者其大較也其遲疾細行則日不同矣右論月行度

古曆有閏而無歲差周髀以十九年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遂三遂爲一首七首爲一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生數皆終萬物復始日月星辰弦望晦朔寒暑推移萬物生育皆復始故謂之極亦無歲差至漢末劉洪造乾象曆始謂歲周有差晉虞喜以爲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以八

十三年差一度自後諸曆增損不同元王恂郭守敬作授時曆參校古今踈密徵諸測驗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每歲差一分五十秒上考往古每歲加一分五十秒無不脗合較之前代諸曆最爲精密

國朝因之行之年久未見差失而新安鮑泰著天心復要乃謂其徒知測影驗氣而不知曆之本元不知天之度數何其謬執夫造曆無一定之法惟順天以求合而已欲順天以求合必假於測驗而後

得其真況授時曆上考春秋以來日食相合者多比之前曆較密至今行之不爽恐未可輕議其失也予嘗謂天下之事惟曆筭今人精於古人非古人之智不及今人也蓋後人因前人之法而心思益巧耳泰乃謂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豈其然乎況天心復要止立章序三乘之法而日月交食五星遲留伏逆皆未之及又以河圖洛書為曆之所由始亦迂甚矣 右論歲差

回回曆以西域阿剌必年為元在吾中國則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也彼地先年有聖人馬哈麻作之

者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三十年閏一十一日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閏日再會宮月起戌名白羊宮終亥名雙魚宮所謂不動的月者是也共三百六十五日乃歲周之日若遇宮分有閏之年於雙魚宮又添一日作三百六十六日周月第一月名法而斡而丁第十二月名亦思番苔而麻的所謂動的月者是也一至六皆大月三十日七至十二皆小月二十九日共三百五十四日乃

十二月之日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十二月内又添一日爲大月得三百五十五日其七曜之名曰一曰也閃别月二曰都閃别火三曰竒閃别水四曰察貌閃别木五曰盤閃别金六曰阿的那土七曰閃别與宫分月分俱有立成定式其筭用沙盤以筯撥之比乘除之法更甚簡捷洪武十八年遠夷向化西域人諳　闕猷士盤曆法預推六曜干犯名經緯度曆官元統去土盤譯爲漢筭今欽天監筭五星陵犯尚用之予嘗閱元史見耶律楚材所造庚午元曆亦詳細楚材亦胡人也蓋外夷之

人不爲文義牽統故其用心精密如此我中國之儒錯用心於無益之虛文而於數學知之者鮮寧不可惜歟 右論回回曆

授時曆周天徑一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二十五秒蓋用圍三徑一之術也若以祖冲之密率求之得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一分八十二秒二十二分秒之二十一以徽率求之得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二分四十秒一百五十七分秒之七近看趙子恭革象新書以爲徑一尺而圍三尺一寸四分猶徑多而圍少徑七尺而圍二十三尺則徑少而圍多徑

一百一十三尺而周三百五十五始爲精密予謂祖冲之密率徑七圍二十二未聞有徑七圍二十三之說也徑七圍二十二則每徑一尺圍三尺一寸四分二厘八毫五絲七忽似乎圍多徽率徑五十圍一百五十七則徑一尺圍三尺一寸四分如徑一百一十三尺圍三百五十五則徑一尺當得圍三尺一寸四分一厘五毫九絲二忽有零與徽術差毫厘之間耳曆法去秒不用曷若用徽術則零數少而易爲筭也况革象新書先以方中求圓又以圓中求方割其四旁爲勾股以補之初以小

方變成八角次成十六又次成三十二割補十二次共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角使方變爲圓其爲術亦太勞矣曷若以規畫成徑尺圓圖一箇以鐵線爲邊圜務使相合然後伸而直之以尺量之不亦便而且真乎 右論周天徑圍三徑一

長春真人丘處機論日不入地其言曰輕清者上騰於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於地下乎且星隕于地而化爲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爲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

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亢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入地時與箕斗拆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却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於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

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此與周髀蓋天之說相似蓋天之說則日不入地周四極而轉渾儀之說則地包天中以南北二極爲管轄如車軸然南極常隱而不見北極常見而不隱二極之半爲赤道二十八宿附于赤道東升西沒晝夜旋轉則日月皆從地下轉今之曆法皆用渾儀而日月之盈縮交蝕俱相脗合可見日從地下轉明矣但有一節可疑夫月借日之光以爲光者也今人在房屋之下則

日光不能照矣隔一厚地乃能以返光射月此理殆不可曉

近見欽天監所刻天文圖云十二月建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辰正月指辰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惟閏月斗杓斜指兩辰之間異於他月也予謂此説謬矣夫天本無體以經星爲體以星之運轉而知天之運轉天無晝夜以日之出沒爲晝夜故一晝一夜謂之一日就名爲一度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

而日之度適與天之度相會故以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謂之一歲又以一歲按十二支分爲十二月每月有節氣有中氣謂之二十四氣節氣者始交之候也中氣者月中之候也然而月之行度與日之行度不齊故以每月不齊之數積而滿一月之數者添一月以補之謂之閏月天未嘗有閏月也二十四氣固自若也假如正月建寅其年有閏正月則正月之初未交正月節即十二月也閏月之後已交二月節即二月也他月亦有建兩辰者矣豈有閏月獨建兩辰與他月不同之理乎又按月

建雖以斗柄初昏所指之辰爲準然亦以日漸次而更非謂正月建寅而交二月遽移而建卯也右論

月建

律呂

作樂有五聲有十二律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天地之化凡不涉於形器者取法乎天故聲有五而各分清濁猶天之有十干也涉於形器者取法乎地故律有六而各有陰陽猶地之有十二支也律以三分爲損益而以

黄鍾爲元故十一度三之以爲黄鍾之實所云一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乃黄鍾生十一律之數
即筭法之積數也以此爲實而以法除之律以九
爲度故以九度三因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
法以法除之得寸又九歸其法除之得分又九歸
其法除之得厘以次九歸則得毫絲忽十二律皆
然也律吕新書謂仲吕之實一十三萬一千〇七
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
止於十二也此言非也夫十二律乃天地陰陽自
然之理不因數而得豈以數不行而止乎律之爲

變者六故又六度三因爲七百二十九以乘仲呂之實得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而四之得一億二千七百四十〇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又以七百二十九約之得變黃鍾之實一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不盡四百六十六謂之小分以次損益而生變林鍾太蔟南呂沽洗應鍾五律俱有小分各以寸法分法厘法毫法除之得變律之管以予觀之不必重以七百二十九約之止以六度三因升寸法爲一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〇七除之得寸九歸其法除之得分又以次

九歸其法除之得變黃鍾之實八寸七分八厘一
毫六絲二忽豈不簡便又無小分而管數益密矣
然此皆據後儒之筭法也古之筭則不然漢律志
云凡下生者三分之而倍其實上生者三分之而
四其實假如大呂之管長八寸三分七厘六毫欲
下生夷則三分之得二寸七分二厘五毫倍之得
四寸一十四分四厘十毫乃以九約十四分得一
寸五分九約十毫得一厘一毫相併共五寸五分
五厘一毫欲上生夾鍾又三分之得一寸七分七
厘六毫二絲四其實得四寸二十八分二十八厘

二十四毫一十二絲以九約之分得三寸一分是爲七寸一分也厘得三分一厘加入是爲七寸四分一厘也毫得二厘六毫加入是爲七寸四分三厘六毫也絲得一毫三絲又加入爲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乃夾鍾之管也又如仲吕之管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欲上生變黃鍾三分之得二寸一分八厘七毫一絲五忽如前法四之即得變黃鍾之管長八寸七分八厘一毫六絲二忽欲下生變林鍾又三分之得二寸八分五厘六毫四絲〇六微如法倍之即得變林鍾之管長五寸

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微如此則正律通不用十一度三因變律通不用七百二十九因不惟徑捷而且絲忽微塵纖悉不至遺漏矣世儒不知筭者多而知筭者但知以十爲乘除而不知九爲乘除之法予故舉古法以明之右論律呂筭法

黄鍾之鍾當作鍾字非樂器鐘鼓之鐘也黄者中央之正色也鍾者言陽氣鍾聚于下也前漢律志曰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黄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黄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虚始於

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黄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者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主種物使長養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法也

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射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孟康曰該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萬物作種也在十月可見鍾字不當作鐘字也太蔟字周禮不從竹亦當依周禮爲是

黄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厘八毫大蔟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二絲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

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厘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厘一毫南呂五寸三分亡射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分六厘自子至亥按十二月之氣以漸而藏其管此天然之序也近見太常丞李文察所進樂書謂陽八相生乃天地進退之分限節度有位與氣之殊蓋天氣一進居子一退居未二進居寅二退居酉三進居辰三退居亥四進居午四退居丑五進居申五退居卯六進居戌六退居巳六陽辰位與氣相隨六陰辰位與氣互居其衝以大呂次黃鍾進

退之位也以林鍾次黄鍾進退之氣也予以爲不
然而猶疑其別有所據及考周禮太師掌六律六
同以合隂陽之聲陽聲黄鍾太蔟姑洗甤賓夷則
無射隂聲大呂應鍾南呂凾鍾小呂夾鍾皆文之
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八音金石土革絲木
匏竹鄭氏註云黄鍾子之氣辰在星紀大呂丑之
氣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辰在陬訾夾鍾卯之氣
辰在降婁姑洗辰之氣辰在大梁中呂巳之氣辰
在實沈甤賓午之氣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辰在
鶉火夷則申之氣辰在鶉尾南呂酉之氣辰在壽

星無射戌之氣辰在大火應鍾亥之氣辰在析木分別十二律按十二月之氣已自明白夫所謂隔八相生者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之類俱隔八律故謂之隔八相生是乃生律管之次序也非生氣也李文察反以十二月之律謂之位而以截律管之次序謂之氣以此候氣不亦大謬矣乎又按後漢律曆志候氣之法惟二至乃候非每月候也文察謂候氣始於蔡邕則又非矣竊意昔者聖人作樂但以黃鍾之管爲準以定十一律取其冲澹和平而已非若後世之繁而巧也右論十二律按

月之
氣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六